

我怎样学习和写作

高尔基著
戈宝权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I

我怎样学习和写作

高尔基著
戈宝权译

文化生活译丛

我怎样学习和写作

〔苏〕高尔基著

戈宝权译

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КАК Я УЧИЛСЯ

根据莫斯科1973年科学出版社版《高尔基全集》第16卷、莫斯科1953年国家文学出版社《高尔基文集》第24卷译出

787×1092毫米32开本
3.5印张 53,000字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95,500
书号 10002·34
定价 0.33元

文化生活译丛

I

刊 行 者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印 刷 者

市政水泥制品厂印刷厂

发 行 者

各地新华书店

目 录

关于高尔基的《我怎样学习和写作》 1

——译者前言

我怎样学习 1

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 39

我怎样学习

——短篇小说



当我六、七岁的时候，我的外祖父开始教我识字。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晚上，他从什么地方弄来一本薄薄的小书，他把这本书在自己的手掌里，在我的头顶上拍得啪啪响，并且开心地说：

“呶，加尔梅克的高颧骨^①，坐下来学习识字课本！你看见这个字形吗？这是——阿兹。念：阿兹！这是——布基，这是——韦季。懂了吗？”

“懂啦。”

“撒谎。”

他用手指戳着第二个字母。

“这是什么？”

“布基。”

“这个呢？”

^① 加尔梅克人是多年来居住在伏尔加河下游和里海西北岸一带草原上的一个蒙古血统的游牧民族。加尔梅克人的面形颧骨高耸，高尔基也是高颧骨，因此家里给他取了这个名字。

“韦季。”

“这个呢？”他指着第五个字母。

“不知道。”

“多布罗^①。呶——这是什么？”

“阿兹。”

“对啦！念——格拉戈利，多布罗，耶斯奇，日韦捷！”

他用结实的滚烫的手臂搂住我的脖子，用指头戳着摆在我鼻子下面的识字课本上的字母，并且不断地提高了声音叫喊着：

“泽姆利亚！柳季^②！”

我觉得有趣味地看到，就是这些熟悉的单词——多布罗，耶斯奇，日韦捷，泽姆利亚，柳季^③——都用并不复杂的小小的符号描绘在纸头上，我很容易记住它们的字形。外祖父督促着我学习识字课本，大概两个钟头左右，当功课结束时，我能够毫无错误地念出十几个字母，但我完全不懂为什么需要这样做，而且当知

① 阿兹(аз), 布基(буки), 韦季(веди), 多布罗(добро), 是古教会斯拉夫语同时也是俄语的А, Б, В, Д四个字母的名称。在旧俄时代学习字母时,都要先从学习字母的名称开始。

② 格拉戈利(глаголь), 耶斯奇(есть), 日韦捷(живете), 泽姆利亚(земля), 柳季(люди), 是教会古斯拉夫语同时也是俄语 Г, Е, Ж, З, Л字母的名称。

③ 这几个单词在俄语中的意义是:善良,是或吃,生活,大地,人们。

道识字课本的字母符号的名称时又怎样才能读。

现在采用拼音的办法学习识字课本，是多么的方便啊，当看到 a 字时就读——a(阿)，而不是阿兹，B 就是 B(韦)，而不是韦季。想出这种用拼音的办法来学习字母的学者们^①，是应该大大感激的，——由于这种办法就节省了多少孩子们的精力，并且能更加迅速地就学会识字！这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方面，科学总是想减轻人的劳动，保护人的精力不至于无谓地浪费掉。

我用了三天的功夫记住了所有的字母，接着就到了学习拼音的时候，——把字母组成单词。现在，按照拼音的办法，这就简单得多了，当一个人读出声音：o(奥)，k(卡)，h(恩)，o(奥)，立刻就听出，他讲的是某一个固定的他熟悉的单词——okho(奥克诺)^②。

我学习时却是另一种办法：为了要读出 okho(奥克诺) 这个单词，我必须说出一长串的毫无意义的音：翁—卡科—奥克，纳什—翁—诺=拼成奥克诺。更难的和更加无法理解的是那些多音节的单词：为了要拼

^① 拼音学习法是由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1824—1870)在1864年发明的，他在当年写成《俄语初步教法》和《〈国语〉教学指南》两书，叙述了这种教学办法。高尔基的母亲在1875年也就是高尔基七岁时，曾用乌申斯基编的《国语》教过他。

^② 俄文意为“窗户”。

出половица(波洛维察)①,就必须说出:波科伊—翁—波=拼成波,柳季—翁—洛=拼成波洛,韦季—伊日—维=拼成维=再拼成波洛维,齐—阿兹—察=拼成察=再拼成波洛维察!或者是червяк(切尔维亚克)②:切尔维—耶斯奇=拼成切,尔齐—韦季—阿兹—维亚=拼成尔齐维亚=再拼成切尔维亚,卡科—耶尔=拼成切尔维亚克!

这些毫无意义的音节的混乱,使得我非常厌倦,脑筋很快就疲乏了,理解力也不起作用了,我讲了些可笑的胡说八道的话,自己也大笑起来,外祖父因此就打我的后脑勺,或者就用树条抽打我。但讲着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时,不可能不哈哈大笑,例如:梅斯列捷—翁—莫=拼成莫,尔齐—多布罗—韦季—伊日—纳什=尔德文=再拼成莫尔德文③;或者“布基—阿兹—巴=拼成巴,沙—卡科—伊日—什基=拼成巴什基,尔齐—耶尔=再拼成巴什基尔④。自然地我就把莫尔多文读成莫尔金,把巴什基尔读成什比尔,有一次把博戈波多边⑤读成了波尔托波多边⑥,把耶皮斯科普⑦读成斯科

① 俄文意为“一块地板”。

② 俄文意为“蛆虫”。

③ 俄文意为“莫尔多瓦人”。

④ 俄文意为“巴什基尔人”。

⑤ 俄文意为“象神一样的”。

皮多姆^⑥。为了这些错误，外祖父用树条狠狠地抽打了我，或者就揪着我的头发直到头痛。

而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种拼读单词的方法，是很难理解，必须猜出它们的意思，因此念出的不是要读的那个单词，也不能按声音去理解象它的单词。当你读“рукоделье”（鲁科杰利耶），你念成了“мукосей”（穆科谢伊）^⑦，当你念“кружева”（克鲁日瓦），你却念成“жевать”（日瓦奇）^⑧。

我长久地——大概一个多月——为学习这种音节的拼音读法而苦恼，当外祖父要我读用教会斯拉夫语写的《赞美诗集》^⑩时，就更加困难了。外祖父很好地而且迅速地读着这种文字，但是他自己不大懂它们和民用字母的区别^⑫。对我来说，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字母пса（普萨），кси（克西）^⑬，外祖父不能解释它们是从

⑥ 俄文意为“象螺钉一样的”。

⑦ 俄文意为“主教”。

⑧ 俄文意为“吝啬的人”。

⑨ “鲁科杰利耶”俄文意为“针线活”，“穆科谢伊”则是“筛粉工人。”

⑩ “克鲁日瓦”俄文意为“花边”，“日瓦奇”则是“咀嚼东西”。

⑪ “赞美诗集”亦可译为“圣诗集”，在我国流行的《旧约圣经》中称为《诗篇》。在旧俄时代，《赞美诗集》也作为初学者的教科书用。

⑫ “民用字母”是彼得大帝时推行的一种字母的写法，比教会斯拉夫字母更为简便，这也就是现在通用的俄文字母。

⑬ “普萨”和“克西”是教会斯拉夫语的两个字母的名称。

哪里来的，就用拳头揍我的头，并且说：

“不是покой(波科伊)①，小鬼头，而是普萨、普萨、普萨！”

这是种折磨，它继续了四个月左右，最后我终于学会了既能读“民用字母”，又能读“教会斯拉夫字母”，但对于读书和书籍我却有了一种坚决的厌恶和敌视。

秋天，家里送我进了小学，但过了几个星期以后我出了天花，我相当高兴的是学习中断了。但是过了一年，我又重新被送进了学校——那已是另一所小学了②。

我上学的时候，穿着母亲的皮鞋，用外祖母的短上衣改缝成的小外套，一件黄衬衫和“散开裤腿”的裤子，所有这一切马上就遭到大家的嘲笑，为了那件黄衬衫，还得到了一个“红方块爱司”的绰号③。我和孩子们很快就相处得很好，但是老师和神父却不喜欢我。

老师是个黄脸的秃头的人，他的鼻子经常流血，他来到教室时，用棉花塞在鼻孔里，坐在桌子后面，带着难听的鼻音问大家的功课，突然间他讲了半句话就不响了，把棉花从鼻孔里拖出来，摇着头仔细地看它。

① “波科伊”是教会斯拉夫语和俄语字母“п”的名称。

② 高尔基在1876年初进了亚姆斯克教堂附设的小学，因出天花辍学；1877年初又进了尼日戈罗德镇的库纳文斯克小学。

③ “红方块爱司”是扑克牌中的一种花样。十月革命前在劳役犯背上都缝上一块红布记号，也称为“红方块爱司”。

他的脸是扁平的，黄铜色的，萎靡不振的，在皱纹里有某种发绿的东西，特别是在他脸上的那一对完全是多余的铅一样的眼睛，使得面孔特别难看，这对眼睛不愉快地盯着我的脸，因此使我老是用手掌擦着两颊。

有好几天我坐在第一班的最前排的课桌上，几乎紧靠着老师的桌子，——这简直使我难以忍受，就好象他除了我之外谁也看不见，他老是用难听的鼻音说：

“彼斯科——奥夫^①，换一件衬——衬衫！彼斯科——奥夫，不要老动脚！彼斯科夫，从你的皮鞋上又流——流出一汪水了！”

为了这，我用粗野的恶作剧对他进行了报复：有一次，我弄到半个西瓜，我挖空瓜瓢，用绳子把它系到半暗的门廊里的门的滑车上。当门打开时——西瓜就升上去，而在老师关门时——西瓜就象顶帽子正好扣在他的秃头上。看门的人拿着老师开的字条把我带回家去，为了这场淘气，我用我自己的皮肉偿付了代价。

另一次，我把鼻烟撒在他的桌子的抽斗里，他接连着打起喷嚏来，只好走出教室，叫他的当军官的女婿来代课，这个军官就强迫全班人唱《上帝佑我沙皇》和《啊，你，自由啊，我的自由》^②。对那些唱得不对的人，

① 高尔基的本姓是彼什科夫，但老师把它读成彼斯科夫。

他就用尺子敲他们的头，敲得特别响亮而又好笑，但并不疼。

宗教课程^③的老师是一个漂亮而又年轻的、长着松软的头发的神父，他不喜欢我，因为我没有《旧约与新约圣经故事》^④，而且还因为我滑稽地模仿着他的样子讲话。

他一进教室，第一件事就是问我：

“彼什科夫，书带来了没有？是的。是书啊？”

我回答说：

“没有。没有带来。是的。”

“什么——是的？”

“没有。”

“呶，那么——你就回家去吧！是的。回家去。因为我不想教你。是的。不想教你。”

这并没有使我感到多么伤心，我走出去，一直到功课结束放学的时候，我都在镇上的肮脏的街道上来回闲逛着，仔细地看它的喧闹的生活。

虽然我学习得还不错，但不久校方就告诉我，说我

② 《上帝佑我沙皇》是沙皇俄国的国歌；《啊，你，自由啊，我的自由》是首伪造的纪念“农奴解放”的民歌。

③ 在旧俄的学校里，宗教或神学课程是必修课。

④ 这显然是指德米特里·索科洛夫写的一本有关圣经故事的课本，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再版过好多次。

由于一件不体面的行为要从学校开除。我垂头丧气，——许多很大的不愉快的事情正在威胁着我。

但是救星来了，——赫里桑夫主教^①突然来到了学校。

他个子不大，穿着一身宽大的黑衣服，当他坐到桌子后面时，他从袖子里露出两只手，说道：

“呶，让我们来谈谈吧，我的孩子们！”教室里马上显得温暖、快活，而且还散发着一股不熟悉的愉快的气氛。

在叫了很多人以后，也把我叫到桌子跟前，他严肃地问道：

“你——几岁啦？才这么一点大？小弟弟，你长得多高，啊？你常常站在雨底下挨浇吗？啊？”

他把一只留着尖长指甲的干瘦的手放在桌子上，用另一只手的手指握着稀疏的胡须，他的那对慈祥的眼睛注视着我的脸，提出道：

“呶，喂，给我讲讲你喜欢圣经故事中的什么故事？”

当我说我没有书，我没有学圣经故事时，他扶正了高筒帽子，说道：

^① 赫里桑夫(1832—1883)，是当时一位著名的主教，曾著有《古代世界的宗教》等书，高尔基年轻时曾读过他的著作。

“这是怎么回事呢？要晓得，这是应该学的！也许你还知道什么，听说过什么？知道赞美诗吗？这太好了！还有祈祷词呢？噢，你瞧！还有使徒行传？还有诗篇？你看来是个什么都知道的人。”

这时我们的神父来了，他脸通红，气喘喘地，主教祝福了他，但是当神父要讲到我的时候，他举起手来说道：

“请等一会儿……。噢，喂，你讲一讲关于神人阿列克谢^①的故事。”

“最好的诗啊，小兄弟，是不是？”当我忘记了某一行诗稍微停下来时，他又说：“还会什么？……会讲大卫王^②的故事吗？很想听听！”

我看得出，他是真正喜欢听，而且喜欢诗歌；他问了我很久，然后突然间停住，很快地询问：

“你学过赞美诗吗？谁教的？是那个慈祥的外祖父吗？他很凶狠？是真的吗？而你很淘气吧？”

我踌躇了一下，但只好说——“是的！”老师和神

① 神人阿列克谢是俄国民间传说中的一个有名的人物，据旧俄迷信认为他可以预言天机，关于他的事迹还写有通俗剧本《神人阿列克谢行传》。

② 大卫王是《旧约圣经》中的传说人物，他是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他从事放羊，善于弹琴，而且勇于作战，后成为以色列人的王，据说他是《诗篇》的作者。

父罗罗嗦嗦地说我的承认是实话，他低下眼睛，听着他们的讲话，然后叹了口气说道：

“他们是在讲你——听见了吗？呶，喂，走过来！”

他把发出柏木的清香的手放在我的头上，问道：

“你到底为什么要淘气呢？”

“学习很无聊。”

“无聊？小兄弟，这可有点不对头。如果你觉得学习无聊——那你就学得不好；可是现在老师们都证明你学得很好。这就是说还有别的原因。”

他从怀里掏出一本小书，在上面写道：

“彼什科夫，阿列克谢。就这样。你还得克制着，小兄弟，不要太淘气！少少的——是可以的，要是太多啦——那就会让大家讨厌！我说的对吗？孩子们？”

许多的声音一齐快乐地回答道：

“对。”

“要晓得，你们淘气得不很厉害，对么？”

孩子们得意地说道：

“不是。也很厉害！很厉害！”

主教往椅背上一靠，搂着我，令人吃惊地说着，说得使所有的人——甚至连教师和神父——都笑了起来。

“真是怪事，我的小兄弟们，要晓得，我在你们这样

的年纪，也是一个大淘气鬼！这是怎么回事呢，小兄弟们？”

孩子们都笑起来了，他向他们问这问那，巧妙地把大家都弄糊涂了，让他们互相反驳，把快乐的空气弄得越来越浓。最后，他站起来说：

“淘气鬼，和你们在一起很愉快，但我现在该走啦！”

他举起一只手，把袖子褪到肩头，宽阔地挥动着手臂为所有的人画了个十字，祝福说：

“以圣父、圣子及圣灵之名，祝你们去做美好的工作！再见。”

大家都叫喊起来：

“再见，大主教！再到我们这儿来。”

他用高筒帽点点头，说道：

“我——会来，我会来！我要给你们带小书来！”

当他飘然地走出教室时，他对老师说：

“放他们回家吧！”

他拉着我的手走进门廊时，在那儿向我弯着身子悄悄地说：

“那么你——要克制一些，好吗？要晓得，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淘气！噢，再见，小兄弟！”

我非常激动，一种多么特别的感情在我的心胸里